

後村集卷之五

記

汀州重修學記

汀學凡三徙今學創於紹興癸丑太守長樂鄭公強也甲子踰再周修廢者非一人然皆量力惜費不過支吾其將壓藻飾其外觀不旋踵又敝矣寶祐戊午冬詔以宗正丞兼吏部郎臨海胡公出牧初謁先聖先師周覽黌舍踟躕動容越明年己未改元開慶首繕大成殿次門廡濬藻地架石梁一準學制次明倫堂芳桂堂稽古閣御書閣皆撤而新之作正錄位葺

諸齋祭器庫經始於夏落成於秋凡用木石巧墁之  
工凡千六百有奇泉粟若干緡石於是汀士祠公于  
學以配鄭公而正錄鍾明之周必等百餘人來請余  
碑其事余謝曰歆僑存校鄭人也頌僖修泮魯人也  
為蜀守作中和樂職之詩亦蜀人王子淵也諸君奈  
何謙吳屬筆於耄荒之叟乎衆固請曰汀莆相去非  
若秦越也吾子非閩產歟余辭不獲則誦所聞以復  
曰古者一鄉一國必有善士修於家游於校舉選於  
鄉里一鄉之善士也楚之荀卿齊之淳丘伯伏生魯  
之申公一國之善士也修而至於子思孟軻則又天

下之善士焉 瞻言茲土尚論先賢有擢紹聖乙科  
崇寧詞科坐上書入元祐黨籍者有舉隱逸八行不  
可致太守訪廬而拒不納者有擢隆興甲科歷館閣  
郎省剛介不苟合為餘干之上客考亭之畏友者此  
三數公之立身制行非諸君之東家丘乎吏部公之  
崇儒恢學非今日之常衮乎諸君盍簪於是肄業於  
是矜式前脩薰陶至教將見美俗成而異材出矣曩  
余與公並遊三館議者患士馳騫罷遣京庠游學心  
對延和力諫出而補郡其所崇尚如此素蘊然也衆  
皆竦聽余又曰自昔治汀者類言其俗易動難安公

行亦集 卷之五  
書抵余但言士嗜學民樂業而已蓋公既私淑其秀  
孝又勤拊其困窮於士若民有百年之思異特郡家  
常窘調度至公均濟倉增宿儲廂禁卒給全廩平糶  
估厚盜賞力尚沛然邦人言公清苦不自封殖自下  
車積例卷所入別儲之以佐經費人見其厚於士民  
也不知其薄於己也諸君併記之學宮何如衆曰唯  
唯公名太初

獨不懼齋記

鄉先生黃德遠名其書室曰獨不懼或問曰先生勇  
乎先生曰吾蠖屈而龜縮惡乎勇或請其說先生曰

吾寡聞無師孑立無友非獨乎吾鄉譽不以為榮國  
毀不以為辱求諸我而已非不懼乎或以問答之語  
告余余曰此先生謙志也吾聞先生此室左聖經賢  
傳右古今文章先生無師乎座下常數百人高第占  
錄牒擢科名者項背相望先生無友乎語曰勇者不  
懼克之以道義而無餒臨之以威武而不屈夫是之  
謂勇否則魏勃股弁舞陽色變有時而怯矣學者當  
以聖賢為師存養於平時奮發於一旦叱齊侯尸少  
正卯即恂恂鄉黨之仲尼千萬人吾往亦兢兢臨履  
之曾子也竊意先生不懼之旨如此批又曰子長於

先生九歲而卑下之如是耶余曰生子吾後吾從而師之古之道也子翁輩行在龜山前一則曰中立先生二則曰中立先生甫之士者皆曰德遠先生虎帥以聽不亦可乎先生名績德遠其字

### 小孤山

初寒翁之齋甚朴亭臺瓦草、柳風蓉月足以吹面照懷而已二子亦隱居求志因先人之舊稍推廣之植梅數百株增屋數十楹曰付珠者二子自各自愛其義曰小孤山者余所名二子屬筆於余記之或問余所本余曰昔艾軒先生有吟詩合住小孤山之句

和靖林也艾軒寒翁亦林也此余為二子名軒之意也昔人園圃必有奇花異卉如洛之牡丹蜀之海棠廣陵之芍藥當其盛時靚粧炫服各極姿態及夫一氣淒變千林搖落向敷榮者今皆安在意造化生物之機緘至是息矣而梅出馬層冰積雪之後斷原荒澗之濱明月寶璐照映穹壤幽薌絕艷可敬而難褻凍槁自守之樂未嘗為玉遂羯鼓之所點斲者獨此花為然余以為花中惟蘭人中惟孤竹二子魯兩皓漢羊裘男子晉柴桑處士似之訂其標度豈非百卉之先覺衆芳之後殿歟本朝自天聖明道

以後高人勝士皆以和靖比梅甚矣寒翁之似和靖也二子之似寒翁也然則小孤山之名不屬之二子而誰屬

### 碧栖山房記

昔讀孫興公賦及諸傳記所謂赤城如霞瀑流界道應真飛錫仙人採藥之地其高四萬八千丈比之海中蓬萊其山自天台西南馳抵仙居蟠紆聳秀小山浸清溪曰南峰而篁村在其陽友人陳侯德公之別墅也初繇小澗為滾橋以通村稍進至雪崖松嶺柳灣蓮泚彌望皆滄波山房在焉其寢息遊觀之處經

營樸斲之制甚簡素然極天下之幽邃又攀緣而上曰高齋曰丹砂硤曰竹垞曰梅庵曰月館曰石龜池曰漁磯曰白鷺灘曰桃花山凡二十所主人各紀以一詩其五言與朝川之倡和其七言與武夷之款乃音節相頡頏也德公棲遁其間久矣始若茹芝絕粒不預人家國者一旦遇明主內厯館殿侍旃廈外擁旌麾使越閩席未煖而銀信已至然寤寐舊棲之志本末不渝始德公米太白詩語自號碧栖至是上親御翰墨大書二字以賜龍騰鳳躍為帝中第一與先朝臣子諍臣成大鄉林石湖之題相輝映德公寶奪

盡而侈聖恩偏于所居之樓又偏于山房屬余筆之  
客問余曰上臨御久問士多以尺度進退士大夫惟  
於德公恨相見晚不次甄拔豈非一言悟意者耶余  
曰惡是何言也歲辛亥余以柱史初講上問卿識陳  
仁玉否對曰臣因尤焞陳韓識之又問見其文字否  
對曰臣見其史論及承詔撰進皇朝禮典行都志等  
書皆精博不可及上曰朕委卿史事何不辟以自助  
對曰昔曾鞏纂史辟陳師道為屬當時以師道布衣  
不報臣才學安敢望鞏恐未易辟因奏聖君所行即  
是故事若諭大臣姑令入館檢閱書成進用未晚上

稱善會余去國虛齋趙端明專史筆贊上決德公卒  
由檢閱登朝其奏篇凜然法家拂士也其論著粹然  
至言妙義也上聞其名非一日諸老薦其才非一人  
而尤為立齋杜丞相所知豈若虞卿田千秋輩乎客  
曰德公遭特如此不汲、於雲龍風虎之遇合而拳  
拳於曉猿夜鶴之驚怨豈君臣相須之義歟余曰謝  
公高卧東山掩鼻富貴鄴侯讀書衡嶽無意婚宦其  
後卻符堅百萬輔肅代中興者世主強之非二公求  
之也客曰此異代事爾余曰种明逸隱豹林谷不求  
聞達我章聖皇帝携其手登龍圖閣德公既力辭大

德州縣志卷之五  
五十一  
匠之召工亦以閩人愛德公進直小龍因任蓋將以  
待終南處士之禮而待之矣子姑俟之客避席而去  
因次第其語為碧栖山房記

惟孝庵記

子真生墳自靈石移郭墓謂其近於父祖也郭墓距  
先塋僅二里子真猶以為遠景定壬戌之臘復移於  
官林其言曰同幼為寶章公鍾愛若望其可亢宗者  
今四五十而無聞其忝祖也甚矣官林在福勝之西  
二百步語音相聞依祖一幸也翁波之山為震此山  
為兌坐向甲庚皆合瞻父二幸也惟孝之義詳於前

記今新庵落成願識歲月焉諺曰皮、隔一皮孫子  
不如兒野哉是言也先民必念祖訓必述祖德尊禰  
忘祖俚俗之見學士大夫則不然漢韋氏自賢至孟  
五世河汾王氏自通至元則博士六世二儒猶繼其  
志續其書况王父之近哉初寶章公以雅望寒齋以  
卓行顯揚中舍子真子常又以至性高致顯揚寶晉  
此誠為人子為人孫者之法夫全而生之必全而歸  
之然出而仕者與仕而貴者多虧少全今古一律惟  
林氏一門仕者不必責處者不輕出嗚呼全矣

順寧精舍記

後村集 卷之五  
余友卓君善夫奮甲科宰嚴邑進列一朝甫一再遷以風聞去尋起牧星渚瓜熟輒為人所奪家食者七年善夫處之恬然方且依先塋規壽藏於長基中闢幽堂前築精舍扁曰順寧援趙臺卿刻石於墓司空表聖賦詩於墻以自擬若將終焉者請余記之嘉定改元余召明年善夫召余先引去善夫擢大史氏尚書郎向用矣余得其書顯融之念薄止足之意多未幾果丐外君相留之不可適清漳弄印擁麾而南過家上冢未遑他務首訪余曰君逋吾記吾龔石久矣余謝曰記者所以發主人未盡之意善夫已未地

梁之作高矣美矣余何以加善夫請不置余惟順寧之義貫乎存歿之際古難其人邴丹仕不肯過六百石龔勝辭九卿而歸時行時止是之謂順彥回少立志行晚喪名節雖為三公常以扇鄣羞蓋倒行而逆施爾非順也黔婦謚夫曰康龐公遺子以安全生全歸是之謂寧夷甫身執朝權弟居方岳自謂三窟卒排墻而死蓋行險以徼倖爾非寧也善夫前退處無寂、之嗟後進為不汲、於合不以厚吾之生者為榮而以玉汝于成者為樂使橫渠復出必為吾子撤臯比矣善夫名得慶



福清縣重建焦樓記

縣焦創於唐之聖曆燬于寶祐之丁巳至景定辛酉  
王侯庚來縮銅墨喟然嘆曰門無庠堂寢陋皆可緩  
惟焦所以宣朝廷詔令肅士民觀瞻之地化為焦土  
令不敢過而問使後世謂人無能可乎或曰如縣  
帑垂罄何侯曰賦不可增也民不可勞也然役不可  
已也捐俸千楮為倡帥馬公天驥助巨杉三十條諸  
寄公巨室合助楮六萬五千一百學職林裕泰陳達  
卿畫策請于州以待補據付縣給得楮八千四百諸  
澳頭易船據得楮一萬二千六百計瓶楮八萬六千

四百侯曰足矣迺練日修廢境內海壇里海湧大木  
長七丈圍二丈若天相者市材於永福率陸運旬日  
攀躋岡嶺至水次又水運經大海閩安海口兩鎮至  
縣河以壬戌仲冬經始癸亥季夏落成樓舊五間今  
增為七前列頌春宣詔兩亭長春叢桂二坊侯請竹  
溪中書林公希逸篆縣扁而屬余記之侯余友也嘗  
教莆杭福三州博洽英妙士友皆曰此渠觀中人必  
速化騰上侯方以格封男戴星勤民飲水律已剛而  
近仁明不至察據案生面凜然至於禮賢下士則又  
孜孜虛心問政奉詔褒文介文遠文隱三先生表坊

後村集 卷之五  
式閭閻者興起嘗領賓客登樓四望作而曰美哉玉  
融山平秀異之氣鍾為英傑有文辭行中朝事業書  
國史者有貴為鈞樞侍從或達官聞人萃見於一門  
者固盛矣至於前西塘後寒齋二賢皆青衫白首其  
所植立乃在文辭事業之外豈非吾徒之所當景慕  
歎容皆悚然是役也侯未嘗急聲疾呼而四民懽然  
趨之諸剝亦鳩工三千餘效斤斲既又相率繪侯像  
祠之于樓世嘗患邑不可為又曰令權輕以侯修廢  
之事觀之邑果不可為歟令權果輕歟余既諾侯秉  
筆聞其屬疾走長鬚侯問已不能答歸言邑人修佛

老事為侯祈安者以千百數其得人心如此帥王公  
鎔惜侯天選糾椽顏君泳來攝公廡有侯之風故能  
遵守其已者成增廣其未備者遺余書曰邑人磐石待  
君記久矣余惟王侯首飭曠載之盡有百年之思一  
宜書顏君不沒前人之美二宜書主簿余君景叔宣  
賢勞之助三宜書林陳二士與有力焉皆宜牽聯得  
書

協應錢夫人廟記

莆四境三面海厥由不下不幸靈潦怒濤衝激則田  
與海通惟負郭二十餘里之田號為沃壤以西北二

波存焉北延壽波自義勇吳侯始南木蘭波自錢夫  
人始侯惠水馱齧防與蛟俱斃夫人憤狂瀾潰陽葬  
魚不返二人英烈相似吳廟于北錢廟于南其來古  
矣然吳侯事有鄭褒紀載又數膺封爵惟錢夫人僅  
附見故吏部尚書林公所作李長者傳夾滌鄭公碑  
傳無錢本碑為野火所焚二百年間廟于香山于波  
西田里尸祝之而已至淳祐末趙侯與諶始合錢李  
有請於朝詔賜協應廟額余論次舊聞竊謂夫人以  
傍邑一處子捐金五掇創興是役為圳一溝三十六  
其功隳於垂成者將軍巖前所築之堰爾圳與溝自

若也蓋改堰於下流二十里雖李之功然障三縣之  
水田圳連溝灌田之餘幹之入海本錢之謀昔北山  
公所居面太行王屋二山病出入之迂也欲平其險  
一念之烈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厝它所  
余意夫人之靈上訴於帝決河塞壤波復誰之力也  
世以成敗論人夫人視身如鴻毛豈與人較此區、  
者辨之贅矣余獨哀夫人之志義之高古惠利之及  
速而聲迹乃未赫然暴於天下後世又有重不幸焉  
古廟惟像夫人西波之廟乃與李林黎三士合祠詩  
刺無禮春秋惡逆祀其鄙野不經至此與韋生侑后

上小姑嫁彭郎何異今廟前祀夫人白湖妃於殿後  
列三士者於堂若合位置矣余猶以同門異室為疑  
自 雙廟必如娥英巡遠而後可夫人潔於姬姜三  
士賢於魯男子使之並栖合食雖築百堵剗萬羊其  
不頌歆也決矣或曰然則如之何而可余曰折為東  
西二廟可乎奏請各加封爵可乎或曰以待君子乃  
先書夫人之事於石亂曰 女子神靈兮謂誰自遂  
古今有之女媧啓母兮以聖以賢湘靈兮以堯女舜  
妃曹娥兮以孝妙善兮以慈塔廟兮相望竹帛兮昭  
垂嗟夫人兮孺弱有百世兮遠思堰滔天兮洪流捐  
將國兮巨贊千丈兮將合一簣兮忽虧憤前勞兮虛  
擗 下從兮沉繫由治平兮至今民奉嘗兮不衰月  
夕兮花朝原野兮融怡彷彿兮若有覩紛紅繖兮繡  
旗里人兮告語錢媛兮出嬉春潦兮秋濤天澤兮渺  
瀰羣權夫兮歌呼千神炬兮合離老農兮扣稽錢媛  
兮護陂昔童稚兮聞見恐耄荒兮軼遺烏虜千載而  
下豈無蔡雍兮有感斯碑

協應李長者廟記

陂始於錢夫人成於李長者非一家一人之私言也  
初錢陂既壞有林茂才者接為之今元豐槁有遺迹

垂成亦毀皆治平間也熙寧初詔募能興陂者長  
始窮溪源度地勢為今陂其地在錢之下林之上先  
用木榿悉更以石為石柱三十有二間其接聯處互  
相鈎鎖浪不能齧幹東流使南行三十餘里而入于  
錢氏之溝又為小溝無數以分受之為閘以蓄泄之  
合仙遊永春德化之水趨焉溉田數百萬頃或潦  
濤溢決閘不一二板則巨浸入于海矣昔未有陂所  
恃六塘朝滿夕除農家病焉至是陂水沛然遂乾五  
塘為田僅留國清一塘以助陂而盡歸白地于官以  
田七百斛贍學郡有官庄學有新畬南洋斥鹵化為

上腴民德長者祠之且二百載淳祐末詔從郡守趙  
侯與謹之請與錢夫人皆賜協應廟額余嘗覽三賢  
陳迹獨長者之陂尤得地利凡涉川者造輿梁者必  
避湍急而就寬廣夫惟不與水爭勢而後能導水之  
勢長者鑒前人而生新智豈必待神僧識語異人指  
授如尚書林公所云乎吁水利博矣禹功遠矣如西  
門豹鄭國史祿李冰召信臣鄭當時之流其事雖在  
春秋戰國秦漢之前民到于今稱之然此六七公非  
守令則官吏職當然耳當陂之未成也莆牧宰耆老  
求東州畚土之助而不可得長者家異縣而徇鄰封

後集卷五  
之急無寸柄而任飢溺之責傾家得七萬緡以就斯  
其成也官以大小孤白地酬獎後人墜地為田者  
倍收其歿也稟孫或家於莆歲食陂田沾丐及於  
後官之宗仁智兩盡矣夫兩鵠告成喜之也萬牛致  
饗報之也新廟分錢李為二室而長者以林黎二君  
配長者名宏候官人錢林皆長樂人林名從世黎名  
畛為莆田簿錢媛之死縣委覆實壯錢志節有嘆息  
語登時暴卒俚俗因有冥婚之謗不但錢媛詎不受  
污黎君亦豈可厚誣哉昔畏壘之人尸祝庚桑林君  
近之冥勤其官而死黎君逝之其與長者合祠宜矣

古者田家作苦必有倡予和汝之聲命曰勞歌長者  
勞一身而佚一郡勞之大者矣乃米勞歌之意為辭  
以授社人俾禱賽之際歌以樂神其詞曰 負鍾兮  
如雲散金兮如泥千丈兮屹然萬石兮貫之天壤兮  
有敞巨防兮不隳有蓄兮有泄非弩射兮璧祈昔斥  
澗兮今穰昔莖茶兮今飴故老兮告余大擅兮所為  
儼新宮兮位置慰邦人兮瞻思釃酒兮割牲伐鼓兮  
吹篪大孤之東兮木蘭之西駕華輶兮建靈旗彼依  
草附木兮魑與夔冕服赫奕兮金碧翬飛神一命之  
錫兮三閭之祠生不伐勞兮死不嗟卑賢哉若人兮

知音誰恨杞惡今詞燕有愧於鄴令之傳今韋丹之配

惟孝庵後記

子真卜壽藏於靈石寺前有年矣既而幡然曰翁陂田源之所距福勝僅二里許吾其可以遠去父祖我遂改卜郭墓山其地距福勝翁陂亦二里許預規壙室為冢舍取寒翁銘坎語扁曰惟孝庵或問子真曰何哉子所謂孝者豈親嗜芟祭必薦芟親名晉不敢舉進士親名岳不敢聽樂乎子真曰非此之謂也或曰豈表高陽之里立曲江之廟置冢傍之萬家乎子

真曰非此之謂也或請其說子真曰語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觀其志將以養其志也同不夫終國之身若曾子所以事曾皙者已無及矣若夫觀父之行安敢不勉蓋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吾翁之家行也善者薰陽子之德不善者畏邵先生之知吾翁之鄉行也所著右塘閑話研窮性命之精微融液孔墨之同異吾翁之言行在焉詔書物色退託於病朝廷給札力辭以訥視榮利如涕唾此直吾翁細行而世俗之所謂高致者至於前不及象山後不及慈湖而心學之妙非由師授獨得三賢骨髓昔惟靈

公今惟東澗湯公知之同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同林  
氏子真字也余錄其語為庵記

惟友庵記

翁陂山分二支其一為郭墓伯氏既相攸矣其一為  
東嶺子常卜生墳焉距福勝翁陂郭墓各二里許築  
小精廬析寒翁坎銘語扁曰惟友庵余嘗患人心不  
同雖一家父子兄弟有嗜好相反如冰炭者伯夷叔  
齊曠古一見而闕伯實沈常比肩于世委巷之人不  
足貴也故家名族亦然至如制行同孝謹臨財同退  
讓讀書同義趣作文同机鍵奕世傳一心百年如一

日如石塘林氏者鮮矣寒翁既歿子常事兄如父家  
政聽焉子真亦極友愛連床之語至曙一膳之珍必  
剖蓋二子不出戶庭而一鄉之人化焉語曰朋友切  
切惺惺兄弟怡怡如也豈非朋友可責善而兄弟不  
可傷和乎余聞涑水公與兄坐久必問兄體中寒燠  
飢飽呂汲公虛相府之東以奉兄而自與夫人居西  
禮如二公謂之敬兄可也介甫子宣得君行政一時  
諸賢極頰古之力不能爭而平甫子開猶欲以家庭  
謂切人言斡回其勢如二子乃可謂之愛兄矣孰謂  
兄弟不當切惺乎今日之修於家者它日措之於天



下國家者也二君勉之子常名合

義勇普濟吳侯廟記

余既為錢李二神書繫牲之石北洋耆老請曰吳侯之功非先於錢李乎去廟數步鶴表馬鬣非子先人墓乎零壇磐石非子昔所釣遊乎又曰吾與子生順海之鄉無水旱之虞鼓腹而擊壤長息而抱孫者無侯之功也山川鬼神猶未之忘子忘之歟奚為詳於南而略於北也余謝曰廟有淳化間溫陵進士鄭侯所作吳侯傳在歐曾未出之前文字古雅豐碑無缺余文豈能有加於鄭乎按郡志言陂創始於唐建

中又耆老言侯嘗為莆田令以傳參攷作陂在神龍間非建中侯實主陂事非宰邑也至本朝大觀賜廟額紹興封義勇侯淳祐加普濟封配葉為昭惠夫人寶祐請進爵詔方下其事余為童子時見廟極痺狹嘉定乙亥余從弟進士希道合衆力創寢殿甲申鄭炎等造前殿端平乙未楊侯夢信增官廳門廡華敞於舊矣貢士徐端衡復揭華表於官道將砌石路以趨廟皆不可以不記昔陂未成潮汐至使華橋侯始塋海捍潮堰溪溉田向之鹹地悉為沃壤不知其幾千萬頃也既成憤蛟潰隄窮穴除害其事與李冰周

處相望於史冊長吏到罷必謁禱賽以時甘靈蘇槁  
陰兵誅畔公私蒙賴不可殫述而陂功最鉅嗟乎決  
河以負薪塞怒濤以強弩退有氣力者能之若夫無  
專城偏霸之勢踞召役使之柄主能禦蓄患死不可  
磨滅者志也侯真烈丈夫哉蓋均是人也  
有視飢溺由已者有若秦人視越人肥瘠者均是身也有殺之  
以成仁者有拔一毛以利天下者侯毀家棄生而粒  
食一方之人志義決於一時惠利及於萬世莆人尸  
祝六百載如一日有以也夫侯初命詹侯不遠也再  
命陸侯渙也三命趙侯與諶也四命未下者宋侯遇

也乃誤次之而繫以詩曰 莆壘小兮地偏鮮曠土  
兮平原出北郭兮遐眺眇萬頃兮雲連始經野兮誰  
歟儼周井兮秦阡溪貫其間兮遷迤延綠泄以殺潦  
兮溝以瀦泉吳侯兮創智遺老兮相傳朝成暮圮兮  
孰知其然漩渦之下兮有物蜿蜒侯提寶刀兮奮空  
拳捐不貲之軀兮探不測之淵水怪斃兮金隄豎吾  
聞古之仙者兮必功行之全意其乘剛風兮昇上玄  
異務光之狷兮湘壘之寃躡大鵬之背兮豈其墮飢  
蛟之涎遼兮唐初歷兮目前侯視余兮邑子余  
敬侯兮先賢矧汾曲兮田廬與靈瑣兮接聯昔仕兮

令農昔髡髦兮令華顛鼓簫兮悲壯蕉荔兮甘鮮余  
最老而高歌兮童子和馬相率祀侯兮歲々年年

雪溪亭

剡溪以清絕擅天下亭在縣南負郭枕派舊名戴溪  
尚書芮公輝更名興盡年深屋老今刑獄使者御史  
東陽何公撤而新之公之言曰舊名二字犯岷隱翁  
新名雖佳顧安道主也子猷賓也以興盡名亭繫於  
賓矣乃扁曰雪溪樗寮書之而移書後村叟俾識歲  
月蓋名士莫盛於晉尤莫盛於剡然或暫寓或偶至  
而戴氏世居之喬木宿草在焉溪不屬戴奚屬於世

評其人直曰棲遁而已此為知安道之淺者正始永  
嘉虛誕欺世大者勸進小者望塵退而窮經著書者  
誰歟亘溫道子氣焰動人啟浩達函謝公出涕死不  
降志辱身者誰歟惟二戴父作子述經學隱節相望  
於晉宋二史子猷寧無肉而不肯無竹寧拄笏看山  
而不受大司馬之料理非若人孰可友安道者嗟夫  
盜泉辱井過者掩鼻至若戴公結廬之里王郎回舟  
之處則汗青筆之以為美談畫家圖之以為勝踐騷  
人墨客模寫之以為絕景士其可以不矯彊自立乎  
何公嘗尹剡興學聘師以淑秀孝置廩儲粟以備儉

後村集 卷五  
荒費累鉅萬人皆服公治辦而不知其清苦節縮使  
然天子既採民譽旌邑取入莪豸冠出陳臯事昔墨  
綬今繡衣桑蔭未徙越人榮之公於剡百廢具舉惟  
亭經始於建臺之歲落成於明年之秋宜覽眺宜棲  
止其山川景物可以心賞不可以文傳也余獨謂非  
剡溪不足以容安道之隱趣非雪不足以發剡溪之  
奇觀非安道不足以動子猷之高興非何公冰玉人  
不足以成千古之清事公名夢祥字視履

趙氏義學莊記

莊與學皆在衡山縣崇嶽鄉紫蓋里地名神前趙氏  
祖居于是至忠肅公而族益蕃忠肅既貴欲做范文  
正公置義田以厚其宗而未果及丞相衛公世載勲  
勞致位二府慨然曰遺言在耳吾昔與二兄謀共成  
先志不幸二兄奄忽今非吾責乎莊約雖本高平氏  
然吳下田止千畝公曰文正家在潁昌族在吳吳田  
為贍族設家不預也吾家與族皆居于潭皆食于莊  
非五千畝不可莊有籍五世以下入籍計口衣食悉  
遵高平之約惟嫁娶喪葬各加厚至於笄冠乳哺有  
助尤貧者計口外歲有特給又沾丐及於異郡之族  
則推廣舊約之所無者擇族之賢而廉者二人掌其

德州集 卷五  
出納既成援嘉定免文正義田科敷之詔拜疏於朝  
聖書報可公之所以厚其宗者如此又曰有養而無  
教未也廼立義學中祠忠肅旁闢四齋歲延二師厚  
其廩餼子弟六歲以上入小學十二歲以上入大學  
課試中前列者有旌發薦擢第銓集補入者有贖學  
規如岳麓石鼓而所以禁切其挑閭繩糾其踰禮敗  
度者尤嚴今觀前賢有文正忠肅之志者多矣然無  
忠宣與衛公為之子故其事未易成雖成亦不能久  
以二公之賢又生二相以似續之蓋宋興三百年元  
臣故老奕世以施貧活族聞于代者高平氏趙氏兩

家而已昔江左門戶之大人物之盛無出王謝以余  
攷之濬沖貴為台輔園田水碓遍滿天下其女嫁貸  
錢數萬從子婚遺一單衣後皆責取於其女及猶子  
如此况族子乎謝氏則不然太傅僅有一土山墅史  
稱樓館竹木之樂與中外子姪共之肴饌之侈日費  
百金未後以墅與甥了無吝色不徒厚之而已家集  
之際或雅言或聯句以儆勵之它日與子弟言詩則  
謂楊柳雨雪未若訂謨定命遠猷辰告之句是以相  
業教詔之矣及乎親炙又濡染熟玄琰志義奮發能  
以八千而走百萬之虜遂為經濟之彥諸孫如康樂

如惠連如元暉亦迭主風騷之盟雖道韞一女子猶責其弟學之不進孟子曰人樂其有賢父兄余於謝傳見之衛公今之謝傳也莊之始未詳於奏疏及公之自序蒙公教養者可不以幼度兄弟之事業及群謝之文獻自勉乎

後村集卷之五

後村集卷之六

記

水村堂記

余友少司農林君作堂三間於城南水亭村之壘嶸山今上親灑奎畫作水村二大字以賜君既北面稽首跽受乃撰日揭扁大會里人以落之授簡於余俾識其事君少負軼才不屑場屋去而客江湖又去而游邊淮東漕黃漢章上其所著易鏡上覽而驚異以為先儒所未發詔漢章津送赴闕由布衣為史館檢閱遷校勘史成奏御改京秩由丞牧潮州以都官

郎官召時胡馬飲江廷議移蹕君過家不入戴星于  
邁里人祖道君抗慨謂余吾受上不世之知此行必  
以死報他日以墓誌累君虜已據白鹿磯烽照甘泉  
君入對言臣誓不與賊俱生上使銜命趣宣撫使丞  
相賈公進師及行次齊安丞相已乘勝順流而至君  
即軍中宣詔丞相以上意激厲將士我師人人殊死  
戰虜之已渡未渡者皆燼一洗塞氛再造江表君與  
有勞丞相歸袞君進大匠擢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  
中外庶定君上景定嘉言二十篇詔下後省看詳余  
適待罪詞掖奏君所言大補益治體小箴切時弊文

字簡潔條鬯貫穿古今詔賜同進士出身又別賜宸  
翰獎諭云憂愛出乎忠忱詞藻根於學力與楊萬里  
千慮策相頡頏堯言播告朝野歆豔召拜卿少兼史  
職垂上津要矣俄去而食祠起牧洪都未上而銷印  
余視世之仕者鮮不以得喪為欣戚君或仕或止無  
幾微見言面既即家作忠愛堂學力齋二扁亦奎畫  
也又傾賜金買山治墅若往而不反者其言曰吾苦  
學精思世莫我知上不次拔擢至此然不獲吾用吾  
負吾君吾負吾君者有上書願擊匈奴者願請纓係  
南粵者吾老矣惟有羹墻見堯富壽祝堯耕鑿歌堯

後村集 卷六  
而已余聞其言而壯之堂之西君三世松楸參天傍  
有祭田皆曾大父刪定公經畫其下衆水匯而為湖  
環而居者數百家湖溉田數千畝為斗門水旱聽民  
啓閉君以昭回之光下燭是堂非衣冠不敢登稍東  
為錦湖亭可坐數十人四壁空洞不設戶牖樵兒牧  
子桑女媪婦來往游息君野服杖藜與之同樂亭東  
西北諸峰廻環如畫壺山朝挹其前風月佳時水光  
山色不減抗越君又言幼時聞守冢者夸人云我林  
萊林邵子孫時猶未曉其語後入館閱永嘉四溪林  
氏家譜言林群晉太元中為郡大中正世居巖嶴山  
林萊林邵其後也乃知自晉已有此山余嘗為君家  
忠義祠記論次其先美詳矣若君己未之召國家危  
急雖三板之城而不敢失高共之禮壬戌之去癸亥  
甲子之處山林深密雖一飯之頃而未嘗忘杜陵之  
心豈非家學世德有本者如是歟君名光世字逢聖  
今為朝請大夫直祕閣

新築石塘記

水行穹壤間如天有雨露無則乾如地有井泉無則  
渴如人有血脉無則夭閩下四郡負山而瀕海高者  
山至崔嵬力耕未止卑者彌望斥鹵不可種藝智者



相地以爲陂塘使水有所蓄洩以補造化不及之功  
王融爲邑惟石塘地號上腴然原田棋布棟宇櫛比  
有塘之名無塘之實往、涪蹄一泓僅可供桔槔耳  
塘大姓曰林氏自龍學公與西塘鄭公齊名四傳至  
觀字子光同字子真合字子常益修家政培世德凡  
寶章公厚倫贍族之事緒成之寒翁寄傲舒嘯之所  
莊嚴之垣屋亭榭完美美矣所參者濠濮間趣視四  
傍多葬地乃因農隙叶力濬之周圍千二百尺環甃  
以石種荷柳馬竹溪中書林公大書石塘二字徑四  
尺刻隄上亭其東西臨流者曰清淺在水中央者曰

華藏海東岸則精舍草庵秋風亭小孤山付珠西岸  
則寶章公居宅直北則芙蓉亭春草亭遂爲一邑偉  
觀都人士騫喜曰昔沮洳硤确今渺瀰沃衍昔墓跳  
雀浴今鷺翹鶴下花朝月夕雩舞權歌如浴沂而涉  
湘也不但耕夫芸叟賴以沾膏潤騷人墨客資以發  
才藻亦山經地理家以爲合於陰陽向背也昔李贊  
皇謂鬻平泉非吾子孫以平泉一草一木遺人非佳  
子孫柳子厚謂上世藏書三千卷在善和宅然贊皇  
自不能一夕安平泉善和宅及子厚在已三易主今  
林氏之尊老遠矣而代有象賢愈蕃而大樵牧愛護

其松楸郡邑表章其宅里予嘗訪其屋壁舊藏則手澤如新曾玄論著篇帙多於祖禰是豈非盛德之後積善之家乎觀養直子也同合寒翁子也觀清白吏既通朝籍不忍去親而仕同合皆布衣隱約志氣修而道義尊大節可書築塘持其細爾

林寒齋丞嘗田記

寒齋既沒二子同合自列於府言寒齋所受先世產錢一貫九百二十一文二分五釐苗米二十三石三斗二升三勺某兄弟以分產異居為恥願以薄產盡撥充寒齋丞嘗永不分析府帥資政樞相古心江公

書牘尾云協居共籍欲以詒之無窮和厚油翼之意自然可挹縣而知有政之本原獨不當取以列于郡上于朝乎劄縣改寶章林國博戶為寒齋文隱林先生丞嘗戶余聞之曰祀田尚矣古者以綿田祀子推汾晉之人奉嘗之至今以許田祀周公其後魯弱鄭強初以璧假終以衿易蓋周公之祀尚不能保况下於此者乎夫人情孰不欲永其先人之祀然子若孫有賢愚貧富之異於是其有國者為之禁防焉曰贍塋曰丞嘗其慮甚周其法甚密天下通行而隆興淳熙隨勅於吾閩尤加詳焉余行天下江浙巨室有朝為

德州集 卷六  
陶朱暮為黔婁者惟閩人十金之產百畝之田或傳  
十數世而不失一聞贍瑩烝嘗之名賢者畏義而不  
忍得不賢者畏法而不敢取立法至此仁至而義盡  
矣自教失俗薄而七世同財九世同居之事遂為美  
談先賢惟范公為義庄以贍族溫公洛中田園以兄  
郎中為戶然二公皆鼎貴為此易易耳同與合也處  
隱約而能力行好事生叔季而欲挽迴淳風使古心  
公未召必上其事於朝推一家之友睦以興一國之  
仁遜矣是又有待於後之人

漳州諭畬民記

自國家定鼎吳會而閩號近裏漳尤閩之近裏民淳  
而事簡樂土也然炎紹以來常駐軍于是豈非以其  
壤接溪峒茆葦極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錯居  
先朝思患豫防之意遠矣凡溪洞種類不一曰蠻曰  
徭曰黎曰蠻在漳者曰畬西畬隸龍溪猶是龍溪人  
也南畬隸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贛姦人亡命  
之所窟穴畬長技止於機毒天汀贛賊入畬者教以  
短兵接戰故南畬之禍尤烈二畬皆刀耕火耘崖栖  
谷汲如獠升鼠伏有國者以不治治之畬民不役畬  
田不稅其來久矣厥後貴家闢產稍侵其疆豪幹誅

貨稍寵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蠟虎革猿皮之類  
畬人不堪愬于郡弗省遂怙衆據嶮剽掠省地壬戌  
臘也前牧恩澤侯有以激其始無以淑其後明年秋  
解去二倅迭攝郡寇益深距城僅二十里郡岌甚  
矣帥調諸寨卒及左翼軍統領陳鑑泉州左翼軍正  
將謝和各以所部兵會合勦捕僅得二捷寇暫退然  
出沒自若至數百里無行人事聞朝家調守而著作  
郎兼左曹郎官卓侯首膺妙選詔下或曰侯擢甲科  
有雅望宰巖邑有去思責之排難解紛可乎侯慨然  
曰君命焉所避之至則愕然一城紅巾滿野久戍不

解智勇俱困戾榜山前曰畬民亦吾民也前事勿問  
許其自新其中有知書及土人陷畬者如能挺身來  
歸當為區處俾安土着或畬長能帥衆歸順亦補官  
資如或不悛當調大軍盡鉏巢穴乃止命陳鑑入畬  
招諭令下五日畬長李德納款德最反覆桀黠者於  
是西九畬酋長相繼受招西定乃併力於南命統制  
官彭之才勦捕龍巖主簿龔鏜說諭且捕且招彭獲  
三捷龔挺身深入又選進士張杰卓度陳椿叟劉  
等與俱南畬三十餘所酋長各籍戶口三千餘家願  
為版籍民二畬既定漳民始知有生之樂余讀諸畬

欵狀有自稱盤護孫者彼畬曷嘗讀范史知其鼻祖  
之為盤護者殆受教於華人耳此亦溪洞禁防懈弛  
而然歟侯參佐裒畬事顛末二卷鉸梓示余昔漢堯  
帝患盜賊群起命御史大夫衣繡持斧以威之曾不  
少戢龔遂一郡守爾既至郡前日之盜皆解刀劍而  
持鉤鉏侯初剖符固欲用昔人治渤海之策竟踐其  
言夫致盜必有由余前所謂貴豪闢產誅貨官吏征  
求土物是也侯語畬禍每曰事有所激非其本心烏  
乎反本之論固畬之所服歟侯素廉儉山前調度百  
需如蝟毛起專以苦節不至之絕自奉如窮書生與

官更議事賓客清談不過文字飲數行未嘗卜夜時  
平例卷多削去其清苦有李公韶徐公復二牧之風  
昔張奐為安定都尉羗帥有感恩遺良馬及金者奐  
返其物威化盛行史謂羗性貪而貴吏清烏乎清白  
之吏固畬之所貴歟侯功成而無德色惟為將佐僚  
屬士友論功于朝曰不賞後無以使人頃余亡友虛  
齋趙公為漳民免丁錢余嘗大書于石今卓侯夷難  
之功不下虛齋乃本諭蜀之義作諭畬記使漳人刻  
之與前碑角立侯名得慶字善夫莆陽人

薦福院方氏祠堂記

原碑犹存林希逸書在莆田陳卷裡方氏宗祠內  
尚文教語

題惠方公用太史公自敘法論述其世次甚遠至唐  
大諱取者為都督府長史子諱殷符為威王府諮議  
平巢功進銀青兼御史中丞僖宗中和四年也中  
丞七子第三子諱庭範歷宰長溪古田長樂三邑遂  
定居于莆愴念中原藁葬祖父衣冠於烏齊豐田及  
卒葬靈隱山以子貴贈金紫然古老相傳猶號長官  
云長官嘗欲營精舍以奉先合族而未果六子水部  
員外郎仁逸祕書少監仁岳著作郎仁瑞大理司直  
仁遜禮部郎中仁載正字仁遠協力以成父志請隙  
地于官買南寺某司業圃以益之於是薦福始有院

既共施寶石全庄田三十石種又施南箕田七石種  
南門田三石種祕監也施滌上田三石種正字也施  
濠浦田十石種禮部也增景祥橫圳田六石種僧叔  
祖住山有麟也計種五十九石產錢七貫二百六十  
五文於是薦福始有田見於莆田令君呂承祐之記  
舊祠長史中丞長官三世及六房始祖於法堂遇中  
丞祖妣長官祖二妣忌則追嚴中元盂蘭供則合祭  
六房之後各來瞻敬集者幾千人自創院逾三百年  
香火如一日後稍衰落賴寶謨公忠惠公後先扶持  
而復振至景定庚申院貧屋老賦急債重主僧寶熏

計無所出將委之而逃忠惠子寺丞君憫七祖垂  
廢祀慨然出私錢輸官平債經理兩年銖寸紫積一  
新門廡殿堂乃帥宗族白于郡曰郡計取辦僧刹久  
矣新住持納助軍錢十分滿十年換帖者亦如之問  
助軍多寡未嘗問僧污潔刹烏得不壞願令本院歲  
納助軍一分歲首輸官主僧許本宗官高者選舉又  
曰院以葺理而興以科敷而廢今後除聖節大禮二  
稅免丁醋息坑冶米麩船甲翎毛知通儀從悉照古  
例輸送惟諸色泛敷如修造司需求陪補僧司借脚  
試案等官司所濟無幾小院被擾無窮乞並蠲免郡

照所陳給據仍申漕臺禮部禮部亦從申符下郡縣  
乃諭于廣族曰南山祝聖道場也歲滿散日族之命  
士有隨班佛殿而不詣祠堂者自今祝香畢並拜祠  
飲福院辦麩飯併勞僕夫又靈隱金紫墓昔拘丞嘗  
分數命士舉人監學生多不預祭自今省謁院辦酒  
食請衆拜掃內赴官入京人免分胙衆議曰宜著為  
規約願世守之寺丞屬余記其事余惟古之尚論世  
家者曰種德曰積善然成季宣孟無後臯陶庭堅不  
祀非種積之不善殆顯揚之未至初長官以孤身仕  
閩猶為唐官及五季分裂仕者各就其方六子皆仕

王氏入宋長官諸孫擢甲科以文章事業著見號名  
臣者項背相望遂為本朝故家甲族余讀忠惠序譜  
之言曰合天下諸方莫如莆之盛合莆之諸方莫即  
長官之盛蓋祕監五傳而有宗卿焉禮部九傳而有  
忠惠焉宗卿哭奏陵寢淚濺御袍忠惠昌言倫紀語  
觸天顏聞其風者百世興起七祖種積於前二賢顯  
揚於後其世祀也宜哉新祠成併祀二賢于兩傍以  
為萬世臣子軌則非直侈方氏一門衣冠之盛而已  
寺丞方盛年而繼先志捐私財而倡義舉力善進德  
未已余當屢書不一書宗卿諱庭實忠惠諱大琮賢

謨諱信孺寺丞名演孫方需次建昌守主僧法通一  
刺血書楞嚴華嚴二經者寺丞之所選舉始院惟一  
僧通至未幾變律為禪今有十二僧略如叢林云

宴雲寺玉陽先生韓公祠堂記

古鄉先生沒祭于社社者何非若郡邑之社不屋而  
壇也有名號而無像設也三家之市數十戶之聚必  
有求福祈年之祠有像設焉謂之里社是也祀鄉先  
生于是敬賢之意與事神均也鄉先生非必皆城市  
人如四皓廟于商山庚桑子尸祝于畏壘隨所居之  
里而祠之古之道也本朝以文治郡邑必有學鄉先



後村集 卷六  
生必祠于學福唐都會前此大儒名公卿合祠于郡  
泮矣惟文山鄭先生育王陽韓先生永居懷安縣郡  
皆老死布衣邑士先祠文山後祠王陽于縣學見於  
前臬使陳公仁玉所作王陽祠記然祠立於景定壬  
戌記成於明年癸亥始祠誤也既而連帥王公鎔至  
而歎曰徒祠而無以為享久必廢郡多不濟利取宴  
雲小寺產錢僅二百充祠田令奉祠人主掌命僧有  
功住宴雲寺就佛殿後立王陽祠余聞之曰亦祭于  
社之義也王公去今大參古心江公以鈇鉞出鎮大  
書八字曰王陽先生韓公祠堂岳江士友黃登孫等

請余記之將刻于二祠按古之稱公者或以爵太公  
周公召公畢公是也或以齒黃石公河上公譚公毛  
公江公是也古心公所書韓公本此或曰二先生其  
生也澹然枯槁無萬鍾千駟之慕其沒也游汗漫  
豈必歆秋菊寒泉之薦余曰景行前輩表章兩儒其  
名江士友風俗之厚也先後二閭崇尚教化之天也  
亦邑大夫學愛之寓也始余不及識二先生而及交  
文山之子舜藻王陽之子斗游舜藻墨妙筆斗經  
明行修有二父風舜藻已矣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余  
於斗也有望焉若夫王陽之學問行誼余所見于前

前臬使之記詳矣茲不復著

### 芥澗橋記

嶺在衢之開化端明演山黃公裳少過之有更高  
千萬丈還我上頭行之句後魁天下遂為詩識白雲  
徐公之始亭其上勒詩于石侍郎韋軒王公與權  
設寫澗之嶺之陽東流百折入于淮江饒徽孔道也  
昔大以枯椿斷木雜沙土橋澗上以便往來暮歲輒  
一再如遇漲潦積雪或揭厲濡足迺達彼岸徐君汝  
丁字登明所居瀕澗乃以私財撤而新之伐石于山  
市木于鄉廩匪不以絲毫累里人伯氏汝乙字

伯東方搃戎于閩捐俸來助景定甲乙橋成風月日  
時芥嶺潑黛於霄漢之表淮江抹練於欄檻之外居  
者行者負者來者皆相賀曰昔畏塗今康莊誰之力  
也前太守今大宗伯東軒常公挺旣榜其里曰香芥  
福地樞相忠齋留公夢炎大書芥澗橋三字以落之  
伯東來請余記自有宇宙已有是嶺與澗然至演山  
而嶺始著名至徐氏一翁二季而澗始有橋豈山川  
之稟靈亦如士之生世顯晦自有時耶余聞積善必  
有餘慶陰德必有陽報昔二宋方州異僧相小宋掄  
魁大宋甲科後十年僧見之驚謂大宋君神來頓異

後村集卷六  
若嘗活百千萬人命者必為綸魁矣公曰貧儒何力  
及此僧曰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言昨見堂上雨漂蟻  
穴群蟻擾、戲為竹橋以渡之僧曰是矣及唱第大  
宋第一小宋甲科夫人命重於群蟻橋費鉅於片竹  
徐氏其興乎高科異等不在身必在其後乎白雲表  
章演山之詩蓋其先兆矣雖然二宋以文章事業重  
與歐晏齊名演山以德望重朱文公見而屈膝不不畏  
以科目重也二君勉之

### 鐵壁堂記

景定辛酉詔起前少宗正朔齋劉公震孫直寶謨閣  
江東提舉贊書曰端平初朕號召蜀珍畢集于朝爾  
其一焉其後諸人相繼至宰輔侍從者十之九爾家  
世人物言論風旨皆西州第一顧留滯周南坐老歲  
月及舊人欲盡鐵壁獨存昔孝皇命朱熹使浙東爾  
其以前脩自勉公後上恩即寓里建鐵壁堂後五年  
公自前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為祕閣修撰福建提舉  
行部至莆蓋余與公別三十年矣尊酒相勞苦慷慨  
謂余江東贊書實君視草其為余記斯堂也余惟壁  
非止於屋壁而已昔人於城曰城壁於軍屯曰壘壁  
取其高不可踰堅不可攻爾苟為不然有入趙壁立

後村集 卷六  
漢幟者矣有以十餘騎馳入吳壁者矣士之節守亦然王夷甫風流之宗晉人有巖巖清峙壁立千仞之目貴為三公世亂朝危方且謀窟自安委師勸進不知所謂巖、千仞者至此安在本朝黨籍諸老雖無東漢刀鋸然經紹聖崇寧煙瘴之禍范氏子欲為忠宣畫免禍之計鄒道鄉晚節召用有雲梯之譏獨吾家元城翁確磨不變見號南都鐵壁自端平以後局面國論凡幾更矣士大夫兩來三變者有之早令晚誤者有之公居其間尤負重名持正論然暫入輒出垂老始復入雖入實未嘗一日安其大節與元城翁

相望惟公然後無愧於鐵壁之名昔梅溪王公龜齡語王公嘉叟吾輩離合不可期但常留此面相見猶記端平與公同朝余甫五十公甫四十今余八十公亦且七十矣願與公各留此面亦所以共堅此壁也

### 泉山書院記

通天下讀朱文公之書尊文公之道其始生之鄉僑居之里宦遊之邦與乾淳諸老盍簪傾蓋講貫切磋之處往、肖其像度其書聚承學之士敬事而傳習焉如徽如建如南康如清漳如潭衡曰精舍曰書院皆奎畫書扁或郡文學兼領或別置師弟子員規式

略如白鹿泉乃公舊游顧未之有非大欠闕歟按文  
公主同安簿凡四考而去紹興丁丑也距今百十一  
載矣世代雖遠然與邑士問答略見大同集縱田夫  
野叟忘之士忘之乎會溫陵弄印詔知南外宗正黃  
巖趙公兼郡紱士友合詞請曰公先大君子遠庵非  
文公高弟乎公非朱自出乎公矍然曰僕雖懦緩郡  
雖凋廬於此不敢不勉乃卜城東偏廢寺基創立泉  
山書院前為燕居堂夫子跪坐顏曾思孟跪侍兩堵  
則圖濂溪二程邵張涑水六君子滄洲之制也堂下  
則圖先賢芸閣呂氏龜山楊氏河東侯氏文定胡氏

籍溪胡氏草堂劉氏豫章羅氏於石無上蔡謝氏廡  
平游氏和靖尹氏韋齋朱氏致堂胡氏屏山劉氏延  
平李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於左廡凡

之制也後為文公祠以勉齋黃氏遠菴趙氏西山真  
氏復齋陳氏配講堂南峙取北面尊師之義四齋旁  
列曰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則大同名齋之舊也以咸  
淳丙寅春絰始仲冬甲寅落成行舍萊禮公坐臯北  
揮麈尾衿佩環聽爭先筆受遂請額于朝移書克莊  
俾識顛末前此賢牧寧智不及是良以文公如龍鸞  
天矯已騰霄漢豈必追記其蟠泥栖枳時耶夫天生

大聖賢非若常人有老少之異曰不惑曰知命曰耳  
順曰縱心實基於志學而叱齊侯隳三都亦自牛羊  
遂會計當而推之也昔之懷賢者尚愛其所憩之棠  
所種之木况其初筮之州乎惟西橋之趙為宋間平  
某嘗受舉於淮漕受印於閩臬受廩於莆守皆宗正  
諸父兄而又受教遠菴納交象賢知其染孺於家庭  
者久矣一旦施之大散極壞之郡水無租廩財無退  
筭顯以節縮支吾之絕其表章大儒淑艾後學蓋世  
吏視為迂緩不切者克莊何幸秉筆附名於不朽遠  
菴諱師夏宗正名希侗見泰其自號云

### 雷院記

院在福州天王崎郡人雨暘必禱大府丞朱挺書其  
扁今主其事者宗學升俊齋諭趙君時檝也求予文  
記之久不克為釋褐洪君英伯盛稱趙君信義通神  
明俯仰無愧怍洪國之譽髦不以一字假人獨於趙  
鄭重如此若激發老夫速踐前言者傳曰尸居而龍  
見淵默而雷聲夫尸居淵默塊然無作為之特也然  
則龍非葉公之所能見雷非阿香之所能推矣世之  
黃冠師紈袴子多自言通道術持符呪然大言有餘  
細行不足或跌蕩犯黑帝之威或彷彿起瑤姬之慕

往、禍福立見甚則震死小亦病風喪心人自取之  
爾雷何心哉君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其大端大  
本若是豈特洪君之畏友哉雖余之老亦將往從之  
矣

潮州司理廳記

友人李良翁南宮嘗為余言其所親趙君若鈺之賢  
且才其尉東陽上官爭欲出我門下再轉為潮之掾  
掾郡參佐邑丞簿尉官廨皆堅好惟李廳乃開禧老  
屋上漏下濕一甲子無葺廢者君始至歎曰卑官求  
一身一家便安可也柰何無一榻地奉吾親乎顧頽

弊已甚無一椽一瓦可用決於心白於長監郡鄒君  
愿行守事助錢二十萬君請借三月俸於是出獄及  
解由寢及堂由內達外皆撤而新之而請記於余予  
謂官不必高土木之工不以鉅麗紀其可紀者而已  
今古為人記輪奐之役者多矣惟藍田丞廳一記掃  
空萬古夫丞廨不高於滕閣不大於漏院而使人傳  
誦其記與王勃王黃州之文相頡頏於千百載後之  
覽者將有感於斯文耶初陽岩洪公嘗歷是官君扁  
其東偏曰景陽自洛學訓景為大訓行為路文忠真  
公為之改字而天下之景皆改為希矣然孝經序云

景行前哲則唐人猶未以景行為大路也今姑從孝  
經序扁曰景陽若更與洪公商權何如

重建靈祐廟鼓樓記

廟始於唐初惟一間至本朝宣和庚子重創猶儉狹  
至紹興乙亥加宏壯至嘉定始有鼓樓紹興丁丑廟  
號靈祐隆興甲申淳熙癸卯慶元丁巳累加侯爵嘉  
定癸未加公爵淳祐己酉加王爵廟記荔臺翁之章  
所作今甲子一周翁鄉前輩故復齋陳公宓肯堂鄭  
公寅為書丹篆扁翁記不及近事古人言生封侯死  
廟食必天下異人神起匹夫號詹師用符籙制伏猛

獸驅崇療病然由唐至今爵冠五等血食一方盛矣  
扒其亢把茅為靈宇使里人揭虔妥靈為重樓復閣  
與白湖龍岫之祠等廟介於故元樞居第尉廨之間  
人神相安故老傳神建炎中嘗導孤卒捕黃共草寇  
至今尉有逋寇禱神必獲神先隴在秋蘆溪之西遇  
人家拜掃時父老必奉神輿衛往返松楸燈燭鼓吹  
傾城空巷烏乎沒能驚動禍福其人又能顯揚其親  
惟靈應蘇侯與涅槃師為然邑士林君希吉重初鼓  
樓侈大於嘉定矣

後村集卷之六



後村集卷之七

序

甲申同班小錄序

合天下選人至多也合天下京狀至少也以至少之  
 數待至多之求難矣况夫修為繫乎人遇合繫乎天  
 在人者可勉而在天者不可徼也噫愈難矣蘇明允  
 有言蒞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誰不能者病其法  
 之易也然自明允為此言幾二百年士大夫未有以  
 改官為易者何也蓋慶曆以來薦舉之制加密矣敏  
 者十年滯者或三四十年而後得預於歲引之數夫

惟選之遘故賢路通得之難故人情勸試之久故民事練由今之法足矣烏得尚膠前論哉嘉定甲申春上臨軒引陳誠之等故事有題名小錄因著其說於篇首以侈上恩勵同志云

和平志代人

舉一世所共榮者曰科目曰官職曰世家而已然是三者絕續晦顯常不可必其或綿延一二百載絕而復續晦而復顯則通天下以為罕見矣夫舉一世所共榮通天下所罕見而萃於一州一邑謂之甚盛可也况萃於一里乎和平里在邵武縣之南鄉里有危

氏上官氏黃氏上官氏尤盛自景祐至嘉定此三姓擢進士第者二十餘人入太學預鄉賦累、不絕書起徒步至顯官因而傳子孫為世家榜籍迭書衣冠襲起者不可以數計也烏虜盛哉然以科目官職世家定榮悴盛衰蓋近世俗人之論吾聞古之君子所謂歿而不朽者不在是也上官氏對策熙寧不附新法晚入元祐黨籍其子留守汴都不屈於虜而死二公所立如此近於天下之善士矣豈特足以重吾里哉先民有言誰謂華高企其齊而既以自勉且勉里人

送陳東叙

金華葉潛仲君子人也曩仕于撫予捧檄至馬始定  
交後十年予從事廣西經略使府潛仲適佐漕幕嶺  
外少公事多暇日予二人游釣吟奕必俱神崖鬼洞  
束縕盲進唐鑿宋刻刻苔疾讀登巘放鶴俯湫呼龍  
平生樂事莫如桂州時也既而予二人考舉及格同  
日出嶺潛仲還娶予歸甫乃聞潛仲病卒悲夫尚忍  
言之陳君子東潛仲客也忽携潛仲手鈔詩卷相訪  
又出潛仲之子字天啓者詩十數首字畫句法遂逼  
乃翁嗚呼潛仲可謂能教子矣子東倦、交誼語潛  
仲平生輒忼慨涕下烏乎潛仲可謂能取友矣昔人  
云生子當如孫仲謀殆為天啟發也又云見元賓之  
所與如見元賓殆為子東發也

劉圻父詩序

余嘗病世之為唐律者膠攀淺易儻局才思千篇一  
體而為派家者則又馳騫廣遠蕩棄幅尺一嗅味盡  
麻沙劉君圻父融液衆格自為一家短章有孔鸞之  
麗大篇有鯢鵬之壯枯槁之中含腴澤舒肆之中寓  
掣斂非深於詩者不能也矧其貴山林賤城市視蟬  
冕如布衣見朱門如蓬戶靜定之言多躁動之意少

德州集 卷之七 三  
庶幾乎冲澹以自守遺佚而不怨者矣雖然文以氣  
為主少銳老惰人莫不然世謂鮑昭江淹晚節才盡  
余獨以為氣有惰而才無盡子美夔州分甫鍾山以  
後所作豈以老而惰哉余幼亦酷嗜歲月幾何頭髮  
益蒼事物奪其外憂患攻其內耗亡銷鑠不復有一  
字矣圻父幸在世故膠擾之外為事物憂患之所怒  
養氣益克下語益妙它日余將求續集而觀老筆焉  
送高上人序

儒詆釋為夷教義理一也豈有華夷之辨哉吾聞身  
毒屬賓諸國皆有城郭君民其法度教令雖不可得  
而詳竊意其獎忠孝而禁悖逆大指無以異於中華  
不然則其類滅而國墟矣如世所傳賢沙黃檗之事  
在人為悖子在物為梟獍非特中華之所禁固身毒  
屬賓之王之所必誅者也凡釋皆宗釋迦彼以王子  
之貴當國統之重不逃則不得去若夫賢沙黃檗民  
也不逃親亦可去既逃之又棄之又絕之視其親凍  
餓轉死終不與粒飯匕藥噫其不識罪福甚矣高上  
人禪價重東南慨二師之被誣著論力辯痛先親之  
暴露飛錫歸窆築慈母庵思親精舍焉國家之於孝  
子小則饋酒餼大則旌門閭獎之至矣然古今孝子

不多見民而孝世以為祥瑞矣擇而孝非祥瑞之尤  
乎高縣人也予縣令也將饋之酒餼高齋素將請于  
上而旌其閭高無家烏乎吾無所用吾情矣于其行  
姑書此附于西山先生贈卷之後

陳敬叟集序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  
為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四  
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李  
僊輩往、辱與之游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常  
命小史設筆硯觀衆賓賦詠以為樂嘗評諸人之作

圻父得之夷淡而失之槁乾李僊得之深密而失之  
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穠淡深淺密  
疎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為人曠達如列禦寇莊  
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隸  
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飛卿韓致光余每歎其所長  
非復一事既解銅墨歸卧山中五六年谿上故人獨  
敬叟書問不絕其交誼又過人如此一旦緘其藁來  
曰為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念昔者會集  
諸君銳甚頗哀余衰猶能旗鼓助譟其旁今志氣銷  
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其然顧方援麾挑戰余遠避

後村集 卷之七  
之悲傷感慨殆如伏波曳足土室中矣嗟夫余何足以序君執敬叟名以莊穀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酷似云

瓜圃集序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為章體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驟纔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胸懷不繫體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為黃鍾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颺駭電猶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

亡友翁應叟尤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踈直之氣傷時聞謗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恥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教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為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尤為西山真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既沒數年子元孺始請余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

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決矣嗟乎作詩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公也棠隸召穆公也頌史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傷讒女子自誓蟋蟀訕儉碩鼠况貪與其他此興風刺往、出於小夫賤隸之口涂之人猶知之而况子夏孔門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

所見於篇首顧余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瓜圃其自號云

### 退庵集序

自先朝設詞科而文字日趨於工譬錦工之機錦玉人之攻玉極天下之組麗瑰美國家大典冊必屬筆于其人焉然雜博傷正氣締繪損自然其病乃在於太工惟番易三洪筆力浩大不僭於記問不縛於體式士之得其門者寡矣退庵居士陳公某文安公之壻著名淳熙中某生晚不及識公得其遺文十五卷

讀之嘆曰是提孤軍與三洪對壘者夫文不能皆工  
故曾子固劣於詩溫公自言不習四六公儷語高妙  
殆天畀不可學詩簡而遠近而深有味外之味古文  
鍛鍊精粹一字不可增損在人其禮法之士在兵其  
節制之師歟其常恨古今詞人往、詞勝理華過實  
公啓以包呂勉中司以東南民力竭規總餉書上內  
相謂文人多託文以濟姦士執政謂貧賤憂戚非造  
物之見厄其識度操守如是使公有言責必不受風  
旨供副封掌封駁必不奉行中批內降代王言必不  
擲筆而發名節掃地之歎而年纔五十仕止提轄文

思院世未知公身沒言立往、惜其不貴且壽此豈  
足以論公歟初密學公閩人其後徙浙嘗作研銘使  
廣東者公之文也今以詩書禮樂帥江西者公之子  
也奕葉顯融而浙中僑居茅竹數間僅通戶牖帥鼎  
貴而不忍改築曰吾先君子之廬也於予亦足以觀  
公家法矣

艾軒集序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  
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問有異同惟於先生加  
敬于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晚為中書



舍人中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  
輕臺諫蓋科目矣天子知先生決不奉詔改授工部  
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  
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檀  
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  
今其存者如岫嶺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為布衣  
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為憂及  
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序  
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其未  
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繆  
之譏乎向使先生希旨書行必根著不去為李嶠為  
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為李藩為袁高義利萌於一  
念芳臭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  
歿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其所序者僅十之二  
三外孫方之泰訪求裒拾彙為二十卷勤於李漢趙  
德矣東陽范侯鎔欲鉅梓會迫上印不克就毗陵張  
侯友乃緒而成之余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  
也序非通家子弟責乎敬不敢辭

野谷集 趙漕汝鎡

里人之詩大篇短章皆工後人不能皆工始以一聯

後村集卷之九  
一句擅名項趙紫芝諸人尤尚五言律體紫芝之言  
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其  
言古如此以余所見詩當繇豐而入約先約則不能  
豐矣自廣而趨狹先狹則不能廣矣鷓鴣七月詩之  
詩祖皆極其節奏變態而後止顧一切束以四十字  
可乎明翁詩兼衆體而又徧行吳楚百粵之地眼力  
益高筆力益放卷中歌行跌宕捭刺蛟縛虎手也  
及歛為五七言則又妥帖麗密若唐人鍛鍊之作訂  
其品自元和大曆遡于建安黃初者也余舊聞明翁  
工詩而尤自珍閱數出鄙語挑戰明翁終閉壁不出

晚歸後村明翁自番禺鈔新舊藁見寄嗟乎余幼交  
明翁白首始見其詩蓋其深厚不事銜鬻立身行己  
皆然不獨於詩然也余每自謂粗知明翁今思昔之  
知明翁者淺矣余知明翁而明翁不輕示余如此詎  
肯為不知者出貳野谷明翁別墅余在郡日淺未暇  
往游而去此一卷詩最佳未寄園丁四十韻尤高妙

### 賈仲穎詩序

永嘉多詩人四靈之中余僅識翁趙四靈之外余所  
不及識者多矣賈君仲穎余所未及識者之一也君  
生風雅之國為社友所推不問可知其詩矣趙幾道

後村集 卷十  
王德嘉兄弟人物如璧君與之友又可知其人焉賈氏自太傅為西漢文詞之宗至以詩鳴於盛唐島鳴於晚唐君豈其苗稟歟觀其大篇氣力雄拔音節頓挫吊湘賦鵬之遺五七言如燈花寒影裏詩句雨聲中如畫開窓戶容秋月徧倚闌干看晚山舍人司倉得意句也君雖不遇以死子嗣其業以行藝貢于鄉信矣賈氏之多才子耶

### 水木清華詩序

平海軍節度推官廳事之西有泉有梅肅翁采昔人詩語以水木清華扁其齋寓士同僚從而詩之者若

千人余病痺不出戶限既不能越邑從君游詩律久廢呻吟紫月又不能就一字惟古詩有大序有小序蘭亭詩右軍為序桃花園詩太白為序石鼎聯句退之為序聚衆作而一人序之其來舊矣傳曰水木之有本原肅翁其有本原者乎然則孰為本肅翁以詞賦魁天下集英對策第四而無矜色無驕志小心問學謙虛求益此本也孰為原夫泉民俗富饒賈胡走集之地任者鮮不染指肅翁居其間獨不為珠犀點澆此原也本盛則末華原澄則流清蓋清者可以範俗華者可以飾治矣

張尚書集序

國朝用人尤嚴資格乾淳間天子益厭拘攣稍於科舉之外擢士張公栻魏公揆之以經行進韓公元吉王公秬劉公孝黉陸公游以文章用其餘起山林遺逸由故家子弟遇合光顯者不可殫紀故戶部尚書僚齋張公蓋當時親擢之一也公之學授於家庭又所交皆天下賢雋而仕當朝廷極盛之時故其詩冲澹和平可薦之郊廟非如孟郊賈島鳴其窮愁而已賤奏温潤麗縟可施之典冊非如陳琳阮瑤工於書檄而已在上前論議或累牘或數語詳而貫於理簡

而周於事鑿、乎有用之言也初公在州縣故相正盛公陳公鄭卿星望趙卿德莊爭以文墨薦及後宦達更以才業顯為漕總為司農太府為版曹長貳皆金穀要劇之任考其奏篇如論坊場額重和買價高又欲取郡縣十年以來創增之賦剷除復舊晚牧婺州遂以蠲租負殿於是掩卷而作曰此固文靖之心法而張氏之世德歟彼以文譽公者特見其外爾主以才稱公者亦豈足以知其內哉莆田使君公之孫也嗣學亢宗儒雅飾吏既修泮宮刊艾軒集乃取家集而併傳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公可謂能似

文靖矣使君可謂能似公矣其先君子嘗游公父子之間使君有命曰吾子宜序先集其敬拜曰諾

### 王南卿集序

余發番禺送者系路秋暑猶在宿醒未解坐舟中如州旣偶得順風張帆伸首蓬外紫翠插空舟人曰羅浮山也意稍舒豁明日縣尹王旦携其先大夫義豐公遺文五卷示余讀之終編渙然如甘露之蠲濁灑然如清泉之濯垢也可謂能言之流矣蓋公之言曰文惡蹈襲其妙在於能變惟淵源者得之豈惟文哉講論亦然故公之諸文變態無窮不主一體論事必

發古今據義理不祖舊說詩高處逼陵陽茶山四六佳者不減汪綦如王景文集序酌文雖飲公於子美曼卿不能加矣謂中興頌異於仲尼諱魯之義謂歸來辭作於劉裕慕晉之先世之同結而不敢異譽潛而失其實者所未知也公襄敏諸孫常自稱將種南宮對策乞都建業零陵封事論一馬可澹五兵宜罷推馬晚守濠梁請復曹瑋方田修种世衡射法而仕止一麾朱文公嘗嘆公之材略已所不及而不盡用世必有任其責者余讀公之文悲公之志乃取文公之語冠之編端以行于世且以慰公之子烏公名阮

字南卿義豐所居山名

石塘閑話序

六記百詩寒齋所著摠曰石塘閑話蓋大藏五千餘  
軸傳燈千七百人精英骨髓盡在是矣然佛學起於  
六經諸子之後其說竒特孤行於天地間有何不可  
至李習之柳子厚稍引易論語莊列之書以印證之  
此乃儒者不能自守求附於佛非佛之不能自立求  
助於儒也余聞佛之妙在於離言語處拈花面壁豈  
有句義可詮註哉其後話頭百千則語錄五車亦太  
繁矣夫方書不為扁鵲設圖訣不為奕秋設泥方凡

醫也按圖低棋也善讀寒齋書者更高着眼目

竹溪詩序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  
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  
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  
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  
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一此病乾淳間艾軒先生  
始好深湛之思加煅煉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  
就者盡平生所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踈精揜  
粗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為遲悔蓋先生一

傳為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再傳為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三傳為竹溪詩比其師槁乾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當其撫鬚搔首也按索如象罔之求珠斲削如巨靈之施鑿經緯如鮫人之織絹及乎得手應心也簡者如蟲魚小篆之古協者如韶鈞廣樂之奏偶者如雄雌二劍之合天下後世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初艾軒沒門人散或更名它師獨網山樂軒篤守舊聞窮死不悔竹溪方有盛名而一飲啄不忘樂軒廟祀之墓祭之其師友之際如此詩直其土直耳余少亦苦吟後避

謗且畏禍遂廢不為然意根除刻久而未盡晚見竹溪之詩嘆曰吾詩可結局矣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與網山樂軒俱福清人余與艾軒俱莆田人

### 王子文詩序

古詩皆切於世教訂謨定命遠猶辰告大臣之言也微教之敬之命不易執諫臣之言也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宗臣之言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臣之言也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將率之言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君國子民之言也禹之訓臯陶之歌周公之詩大率達而在上者之作也謂窮乃工詩自唐始而李杜為

尤窮而最工者然甫舊諫官白亦詞臣豈必皆窶生  
寒人飢餓而鳴哉潛齋年未四十導密旨班列卿使  
畿內牧潛藩言議風旨聞天下不以詩自名余得其  
詩讀之本學術隆師友扶忠賢絀邪佞愛君如愛親  
憂民如憂己合於詩人之所謂六義者蓋江湖草野  
之士白首專攻不過得數十百篇潛齋方有權位竊  
意豐於彼者必畜於此而其詩至二十卷又皆粹美  
無疵間雅有味詎可以常情測度哉抑余有恨焉為  
其禁止樵川也豈自爾遂無作乎將靳固不以示人  
乎昔廬陵半山二公愈貴愈顯其詩愈肆歸然為吾  
人

詩祖潛齋其盡發闕藏取樵川以後藁錄傳之無  
使異日觀者歎曰陳簡齋自大用後不復有詩潛齋  
當不以余言為僭也

### 趙寺丞和陶詩序

自有詩人以來惟阮嗣宗陶淵明自是一家譬如景  
星慶雲醴泉靈芝雖天地間物而天地亦不能使之  
常有也然嗣宗跌蕩棄禮法矜傲犯世患晚為勸進  
表以求容志行掃地反累其詩淵明多引典訓居然  
名教中人終其身不踐二姓之庭未嘗諧世而世故  
不能害人物高勝其詩遂獨步千古唐詩人最多惟



後村集 卷七  
韋柳得其遺意李杜雖大家數使為陶體則不近矣  
本朝名公或追和其作極不過一二篇坡公以蓋代  
之材乃徧用其韻今松軒趙侯復盡和焉出牧吾州  
袖以教余退而讀之見其挈飲之中有開拓簡澹之  
內出奇偉藏大巧於樸寄大辨於訥容止音節不辨  
其孰為優孟孰為孫叔也可謂善學淵明者矣客難  
余曰昔坡公和篇初出穎濱獨云淵明不肯束帶見  
督郵子瞻既辱於世欲以晚節自擬淵明誰其信之  
今吾子推趙配陶將無與穎濱異耶余曰坡公和陶  
於老大坎壈之餘趙侯和陶於盛壯顯融之日夫如  
是則知貴其身而求乎內矣貴其身者必重名節求  
乎內者必輕外物其去淵明何遠之有穎濱復出不  
易吾言矣

趙虛齋注莊子內篇序

往歲水心葉公講學析理多異先儒習學記言初出  
南塘趙公書抵余曰葉猶是同中之異如其則真異  
耳余駭其言而未見其書也端平初余為玉牒所主  
簿趙為卿攝郎右銓趙為侍郎朝夕相親稍窺平生  
論著於書易皆出新義雖伊洛之說不苟隨惟詩與  
朱子同且語余曰莆人惟鄭漁仲善讀書子可繼之

後村集 卷七  
勿為第二派人鄭名樵所謂夾漈先生者余謝不敢當方欲盡傳其書俄皆去國矣耆雋凋落舊聞益荒太常博士鄭君彞叟道甫為余言虛齋趙公方為諸經作傳余固厚公以書叩問公荅云云大指多與南塘合然靳固未肯輕出曰出之將駭一世矣余既老病無復四方之役常恨不得挾冊以從公游一日於親友家得公所作逍遙遊解盡點舊注自成一象以數明理以理斷疑如巧曆然起一算子而千歲之日可知如國棋然下一冷着而滿盤之子皆活訥而辨簡而盡心竊歎伏遂從公求得內篇本旨而傳錄焉

余少亦嗜此書至是悟而笑曰許多年在郭象雲霧中乃今彷彿見蒙叟戶庭矣又悟世儒箋傳之學為隨聲接響按模出擊介如水心南塘如虛齋迺可謂之善學因漆園之書以推它書其高妙精詣切於世用抑又可知也昔南塘自以其易學講於海廈公行矣扈蹕甘泉開卷邇英其盡取諸書獻之乙覽列之學官與天下共之母徒藏名山而俟來哲也

唐五七言絕句序

野處洪公編唐人絕句僅萬首有一家數百首並取而不遺者亦有複出者疑其但取唐人文集雜說令

人抄類而成書非必有所去取也余家童子初入塾始選五七言各百首口授之切情詣理之作匹士果女不棄也否則巨人作家不錄也惟李杜當別論童子請曰昔杜牧譏元白誨淫今所取多邊情春思宮怨之什然乎余曰詩大序曰發乎情性止乎禮義古今論詩至是而止發乎情性者天理不容泯止乎禮義者聖筆不能刪也小子識之

本朝五七言絕句序

唐絕句詩選成童子復以本朝詩為請余曰茲事大難楊劉是一格歐蘇是一格黃陳是一格一難也以

大家數掩羣作以鴻筆兼衆體又一難也昔趙公居常欲編本朝詩輒止其意深矣余病眊舊讀不能盡記家藏前人文集苦不多里中故家書類散落不可借暇日姑取所嘗記誦南渡前五七言亦各百首授童子或曰本朝理學古文高出前代惟詩視唐似有愧色余曰此謂不能言者也其能言者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

中興五七言絕句序

客問余曰呂氏文鑑起建隆迄宣靖何也曰炎紹而後大家數尤盛於汴都其人非朝廷之公卿即交游

後村集 卷之七  
之父祖並存則不勝紀誦之繁精揀則未免遺落之  
恨去取之際難執客曰子選本朝絕句亦此意乎曰  
固也客曰昔人有言唐文三變詩亦然故有唐盛中  
唐晚唐之體晚唐且不可廢柰何乎詳汴都而略江  
左也余矍然起謝曰君言有理乃取中興以後諸家  
五七言各選百首內五言最難工前選猶有未滿人  
意者此編則一一精善矣窮鄉無借書處所見少所  
取狹可恨惟此一條爾至於江湖諸人約而在下如  
姜夔劉翰趙蕃師秀徐照之流自當別選客曰文鑑  
可併續乎余曰以俟君子

後村集卷之七